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六百九十七卷目錄

諫諍部名臣列傳二十六

明六

艾穆

董基

周弘謩

劉綱

顧允成

賈叢

彭遜古

千孔登

薛敷教

譚一名

劉元珍

潘顯祖

盧洪春

王敦孝

魏子仁

顧憲成

張納陞

諸養賢

王德新

陳泰來

安希范

孫繼有

盧時雍

官常典第六百九十七卷

諫諍部名臣列傳二十七

明六

艾穆

按明外史本傳穆字和父平江人父以鄉舉署阜城教諭鄭師生趙南星喬璧星皆學焉入爲國子助教張居正抑穆名欲用爲諸勳房中書舍人不應萬曆初穆擢主事進員外郎錄因陝西特居正法嚴決囚不如額者罪穆與御史議止決一八御史懼不

羈穆曰我終不以人命博官也還朝居正感氣陳稷曰主上神小臣體好生之德在公平允之治有罪甘之撻而退及居正遭喪穆情穆私居教思遂與主事沈思孝抗疏諫曰居正奉情欽星笑見光通中天言官皆士是陳三誤曰犯清議率先諸留人心頓死舉國如在今星變未銷火災頻降臣敢自贊其死不避血一爲陛下言之陛下之語居正也動曰爲社稷故夫社稷所重莫如綱常而元輔大臣者綱常之表也綱常不顧何社稷之能安且事偶一焉之者例也而舊世不易者先王之制也今奉王之制而從近代之例如之何其可也居正今以例留穆願就刑矣與時國家有慶賀大祭祝爲元輔者欲避則

害君臣之義欲出則廢父子之誼臣不知陛下何以處居正居正又何以自處也穆應以母故辭於昭烈曰臣方寸亂矣居正非罪人子罪方寸不亂耶位極人臣反不修己夫庸節何以對天下後世臣聞古聖帝明王勤人以孝矣未聞在而奪之也爲人臣者養孝以事君矣未聞爲所奪也臣以禮義廉恥風天下猶恐不足顧乃奪大臣之養以爲榮使天下爲人子者皆忘三年之喪於其父常將若之吳時即欲以法度整齊之何可得耶臣下誠當居正當愛之以德使奔喪於制以全大節則綱常植而朝廷正朝廷正而百官萬民莫不一於正矣聖恩不可列矣吳時中行趙用賢請令居正奔喪尋還朝而穆應思直請令終制故居正尤怒中行用賢杖六十穆思皆八十加梏奉直之詔獄二日以四門驛穿出城後遣戍涼州倒更不肖人事既而復從廷議成所穆居正稱人也

居正諸人曰昔嚴分宜時未右而鄒汝璣者我不待比分宜矣九年大計復舊穆應思李察孫及居正死言官交薦起戶部員外郎還四川食事屢遷大僕少卿十九年秋擢右食部御史巡撫四川故崇禎初穆卿

應中賓州知州美春及御史楊應龍以自代不報既之官有告播州宣慰使楊應龍者貴州巡撫葉夢熊請從之蜀人多云應龍不願赴貴州乃遣至重慶對簿論斬論斬放之還得頑婦未死卒夜應龍復叛議者追言穆等其職當星臨城人官右食部御史亦巡撫四川美春及歸善人由鄉舉授福清教諭上書陳時政建議三萬言

盧洪春

按明外史本傳洪春字思仁東陽人父仲相廣西布政使洪春萬曆五年進士授楚德初縣推官部祠祭主事十四年十月帝久不視朝洪春上疏曰陛下自九月望後連日免朝前日又詔頭眩體微暫罷朝講時宰太廟進百恭代且云非敢偷逸恐弗成禮臣愚憐讀書懷欲涉大禮重於祭而疾其甚於虛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強固諸藩皆非所宜有不宜而有之上傷聖母之心下駭臣民之聽而又因以廢祖宗大典臣不知陛下何以自安也夫王者必秉己之精神然後可聚觀考之精神今弗躬親使委諸疏瀹而已臣謂則弊必不覺嚴陳邊旦登集舉職爲朝則聞人言罷朝則陛下試馬傷輓引致自誤果如人言則以一時馳騁之樂而貽累身之防其爲患猶淺倘聖朝則以目前祿席之煥而忘保身之術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六百九十七卷目錄

諫諍部名臣列傳二十六

明六

艾穆

董基

周弘謩

劉綱

顧允成

賈蘧

彭遜古

千孔登

薛敷教

譚一名

劉元珍

湯顯祖

虞洪春

王敦孝

趙子仁

顧憲成

張納陛

諸養賢

王德新

陳泰來

安希范

孫堪有

龐時雍

官常典第六百九十七卷

諫諍部名臣列傳二十七

明六

艾穆

按明外史本傳楊孚和父平江人以其舉孝早賦敦
陰鄉諸生趙南星喬璧星皆學焉入爲國子助
教張居正知穆名欲用爲諸勳房中書舍人不應萬
曆初復知鄉主事進員外郎錄因陝西特區王法嚴
決囚不如額者罪穆與御史議止決一八御史懼不

古今圖書集成

羈縻曰我終不以人命博官也還朝居正感氣陳
稷曰主上神小臣體好生之德在公平尤之治有
罪甘之撻而退及居正還喪情穆私居款息遂與
主事沈思孝抗疏諫曰自居正奪情欽差見光通
中天言官皆士是陳三讓曰犯清議率先諸留人心
頓死舉國如狂今是變未銷火災起諸臣敢自贊其
死不避血一爲陛下言之陛下之語居正也動曰爲
社稷故夫社稷所重莫如綱常而元輔大臣者綱常
之表也綱常不顧何社稷之能安且事偶一萬之者
例也而舊世不易者先王之制也今奉主王之制而
從近代之例如之何其可也居正今以例留穆願就
別矣與穆同家有大慶賀大祭祝爲元輔者欲避則
害君臣之義欲出則廢父子之誼臣不知陛下何以
處居正居正又何以自處也穆應以母故辭於昭烈
曰臣方寸亂失居正萬非人子耶方寸不亂耶位極
人臣及不修也夫常節何以對天下後世臣聞古聖
帝明王勤人以孝矣未聞在而奪之也爲人臣者養
孝以事君若夫未聞爲君奪也禮義廢風天下蒼
蒼不足顧乃奪大臣之養以爲榮使天下爲人子者
皆忘三年之喪於其父常將望其喪時即欲以法度
整齊之何可得耶陛下誠居正前愛之以德使奔
喪於制以全大節則綱常植而朝廷正朝廷正而百
官萬民莫不於正喪喪無不可到矣穆與中行趙
用賢請分居正喪葬還朝而穆恩厚直請令終
制故居正尤怒中行用賢杖六十穆恩皆八十加
梏奉直之詔獄二日以四門驛穿出城後遣戍涼州
倒更不省人事既而復還廷問成所穆居正稱人也

盧洪春

居正諸人曰昔歲分宜時未右而鄉政革者我不待
比分宜矣九年大計復舊穆恩李蔡籍及居正死言
官交薦起戶部員外郎還四川食事屢遷大僕少卿
十九年秋擢右食部御史巡撫四川故崇禎初穆
應中賓州知州美春及御史楊應龍以自代不報
既之官有告播州宣慰使楊應龍者貴州巡撫葉
夢熊請從之蜀人多云應龍不顧赴貴州乃達至重
慶對簿論斬輸贖放之還得頑婦未死卒夜應龍復
叛議者追言穆等其職當重於察而疾其於處座
史亦巡撫四川美春及歸善人由鄉舉授福清教諭
上書陳時政建議三萬言

按明外史本傳洪春字思仁東陽人父仲佃廣西布
政使洪春萬曆五年進士授楚德初縣推官部祠
祭主事十四年十月帝久不視朝洪春上疏曰陛下
自九月望後連日免朝前日又詔頭座體虛暫罷朝
講時大廟還省恭代且云非敢偷逸恐弗成禮臣
愚捧讀驚惶欲涕大體重於祭而疾其於處座
下春秋鼎盛精神強固諸藩皆非所宜有不宜而
有之上傷聖母之心下駭臣民之聽而又因以廢祖
宗大典臣不知陛下何以自安也夫王者必秉己之
精神然後可聚觀考之精神今弗躬親使委諸疏
瀆而已臣謂則辦必不覺酸醜豈足登集敷職爲
朝則聞人言播諸陛下試馬傷輒致引災自肆果
如人言則以一時馳聘之樂而貽累身之防其爲患
猶淺倘如聖訓則以目前祿席之煥而忘保身之術

第三十一局之〇一葉

帝躬僕官太僕史陳駿無補坐陟京卿尚謂書右足
待學而乃然諸臣言事也夫遂一人之言者其罪小
禁諸臣之言者其罪大往者嚴嵩及唐正賢不敢明
立此禁何世臣無忌憚一至此哉乞就事煩懣雖
出耀世僕於外屏旅館他居而聖世臣謹職嚴
司肅張謫等上章內府使僕母干政事天下幸甚帝
怒謫代州判官再還南京兵部主事十七年帝始倦
勤章多事重中不下弘治疏諫且請早建皇儲不報
尋召為尚書未明年冬命監察御史問視軍夏邊務
還奏後御史是問巡撫御史鍾化民取官銀
交弘治疏諫之詔嚴問王雖謂化民於外河東有
養漢一舉弘治諫以石為之且於舊刊東外更清一
大渠北運籌備湖大興水利還朝以辦材萬呼承
恩王奏時宣明年承恩等反坐誣誣海典史投劾
歸卒於奉天移時以書請建儲贈太僕少卿

鍾于仁

按明外史本傳于仁字少選遷陽人父選吏科給
事中神宗崇禎時保舉權帝每御殿保親侍側連言
保一待從之優乃敢立天子寶座文武盡拜天于
邪抑拜中官和欺陛下幼冲無禮至此大學士高拱
惡保乃謀去之遂乃執門生侯傑供所為明日遂與
張居正合謀謀逆疏置中尋劾兵部尚書袁繼因
萬海死吏部外郎楊勳給于疏端廷諸疏遂免病
之給歸死日嗟嘆不止御史昇滿樞心願勳給案病
居正素善而保係楊給之為道非因傳旨語者必
顯欲用何人代給今會選保舉道等早懼不敢示俱
貶三秩調外遷得衡江布政司照磨保敗屢遭光祿

卿改右食部卿史巡撫呂龍歸卒于仁崇禎十
一年進士歷知府擢鹽運一縣有惠政十七年入為
大理寺評事疏劾嚴嵩以諫其略曰臣備官歲餘僅
朝見陛下於此外惟聞聖體違和一切傳免如祀
廟進官代行行政外惟聞親親進久觀不御臣知
陛下下所以致之者有由也臣聞諸君則前驅懸
召則伐性貪財則喪志向則創我生陛下八珍在御
不思德將無德而陛下六宮備具不思政之在臣而
其病在嗜酒也陛下六宮備具不思政之在臣而
十復以停停門溺愛鄭妃聲言不聽忠諫橫斥儒位
久虛此其病在戀色也陛下富有四庫不思備乃儉
德而傳宗帝全括取幣帛甚且撥問官有戲則已
無則遺怒李沂之瘡痍未平而震怒之貴賄後入此
其病在貪財也陛下宸居尊嚴不思不惑而惑而今日
日傍宮女明日扶中官非狀未明立罷杖下又指慈
藏忌於直臣如范梈委應麟保如法輩皆一誦不申
賜環無日此其病在氣也大夫君當表也臣當諫也
去端則景正陛下消清何以貴臣下之沈而陛下之
私何以禁臣下之宜荒陛下下貪財何以禁臣下之
聲

聲陛下下貪財何以禁臣下之和衷四者之病朕親身
心豈盡石所能治且陛下春秋鼎盛猶經年不朝退
此以往更當何如古者朝有取於法求拂士今鄭元
樞其人也陛下下而面之臣有以得其故矣元樞人
朝必首言聖躬次及左右是以明知其言忌而弗用
獨不思慮臣不利於陛下不便於左右深有利於宗
社故陛下下之禍此四者不日操生殺之權人畏之而
不敢言則臣居蓬蒿之地人莫知而不能言不知致

錄於官聲聞於外幽獨之中指視所業且保家全軀
之士可以威權臣之若懷忠守義者即歸何焉為
臣今敢以四罪獻君陛下首用臣官即立誅臣身臣
雖死猶生也惟陛下下察察疏曰敢復獨與斯夕不
報心志內惟德備外缺奉命疏曰敢復獨與斯夕不
下語歸臣若何臣曰歸後狀如樂與在側侍寵納侮
爭妍誤國成湯不遇享有遺書進樂臣下內旁勿厚
財臣曰歸後錄錄錄錄必書公帑報室私家懸懸武
敢鹿臺八百歸心降德劉利天命難違違樂臣下黃
隋勿侵氣疏曰遂使忠忠忠性任儒法尚操切政整
公平廉潔溫恭和以政許奉是舉及舉得孔彰進樂
陛下下舊忽勿錄疏入帝震怒會嚴錄其疏十日所
云十萬蓋十小聞也明年正月召見閣臣申時行等
於毓德宮于千仁疏授之帝自辨其惡隆隆之重典
時行等委曲慰解見帝意不可回乃曰此疏不可發
外恐外人信以為真願陛下下曲賜優容臣等即傳諭
寺卿令于仁去位可也帝乃領之居數日于仁引疾
遂升為民久之卒天啓初贈光祿少卿

劉燾

按明外史本傳劉邗州人疏文恂孝子父應辰舉鄉
試不仕亦以孝義聞顯舉萬曆中進士改庶吉士
十五年七月上疏曰去歲南宮災詔示天下略無萬
湯罪己之說文界謂相之選臣已知天之未厭矣
比大工雖興木植投採之選臣已知天之未厭矣
數百里小民捐膏血不日供費耗竭骨不任在勞繁
妻子不能償貸加以早熟為災野無青草人情皆恐
所在如燬而天不憐顧三殿復災五行志曰君不思

孔孟之道將國家正氣從此而振流入不報嗣後攻擊者不絕比嘉成茂功者養未止諸凡拔三才者幸辛亥察者衛國本者較難故科場弊者諸行劫難廷路者抗議張廷舉者後學程君紅九者炸藥也實者幸指目為東林林林無虛日借德忠賢奮起一網盡去之殺戮無算猶為一空崇禎立始漸收用而朋黨勢已成小入卒大變禍中於國迄明亡而後已

顧允成 張納陞 賈登 諸書賢 彭選古

按明外史本傳允成字季時志成弟性耿介自履中簡崇禎曆十一年會試十四年始赴殿試對策中有曰陛下以鄭妃對於侍問為皇貴妃廷臣不勝私憂通計等立東宮進封王恭妃非報寵則峻遠或不幸竟犯尊威顧其戚屬左右輻而張之外外害可勝言頃聞張皇后上召行私陛下以為不足信而付之二三匪人廢居止之事與皇降下此屬之專遂與陛下二財物聞一離閣也執政數日意置未嘗會南總督學御史律諸人房資進法詔都御史海瑞允成不勝憤慨同年生彭選古諸書賢抗疏劾之時言實証確大奸偽詐欺世盜名端笑罵無所不至世乃有賢儒正不復知人開卷恥事如實者臣等自効讀書即知無益以為當代偉人棄大辟食汁罔端之風宜慎且死家遂言是此臣等所痛心因劾其欺罔七罪據實疏出朝野多切齒而政府庇之但擬旨議議及死九承等疏明實已切議不當出位妄奏三人張選古等恨允成九卿對東辦事進士母憂言將政南京太僕卿沈思于言三年來今日

以建言防人明日以總數加人罪且將諸司約案而進士動政者復令掌官錯案之天禁其作奸犯科可也而反禁其議官言陳敘其政行立即可也而反禁以誠駁察此舉一開通無何極諫官選顧希範不言其言又不留言大臣待職養交不言免小臣又不許言官一權打顧顧顧危宗社陛下安從聞之臣遂稽先朝故事陳諸部督撫張德遠以書生建言未聞以為罪獨奈何顧允成等耶疏入付旨破責三人遂養養後詔端及忠孝官臣為善一十年曲盡本懷無不如環獨宗親誦則不歸為其言絕往疏實自是後舉清議出為江西副使給事中張漸次劾其奸貪實亦許罪惡諸事諸部中不平連章攻擊實與惡思並議遂不復振久之南京御史陳珪科請錄用允成等不許巡按御史復言之詔許以敘授用允成歷任南康保定入為國子監博士遷禮部主事三王進封制下偕同官張納陞工部主事岳元聲合疏議曰開立大典年未無改再演者以奉二十一年舉行之明詔茲既頒聖臣莫不引領而亢輔主編舊星屬屬朝一見禮部尚書推萬化儀制即于孔兼即戒之弗言慨然為任臣等實喜且慰不意陛下出禁中密札竟付歸歸私邸而三王進封之議遂成即大輔志舉張位亦不預聞夫天下事非一家私議元子封王祖宗以來未有此歸歸安得事之而陛下安得稱之當是時光祿朱朱朱給事中主知堅疏先入帝震怒急召廷議京司管徐泰王學曾繼之為民及是議者益衆帝知不可盡行但報遵旨行已而竟廢未幾吏部尚書張繼等以拾遺事統實

允成謂閣臣位位實為之上疏力疏因及歸辭納陞亦被革職論并侵附執政者帝怒諭允成光州判官納陞部判官皆乞假歸不復出納陞予以登宜與年十六從王發謫學舉萬曆十七年進士由刑部主事改禮部主事尚風陽郡邑有利害輒為請於有司而後已允成既歸兄允成復修德揚時東林書院偕同志諸學其於納陞與高又與同邑史五鼎吳正志為屬澤大命東南人士爭赴之時與允成等同以部曹三王並封又爭拾遺事者戶部主事徐人賈繼亦配曹州判官投劾歸卒天啓中贈允成納陞光祿少卿監尚書又善養子廷之廬山人既得楊上疏請放歸田力學十年然後從政章下所司廢不奏既斥歸久之起南陽教授為國子助教擢禮部主事咸里中費千計輒拒之遠疾請告歸從後自徐泰室吳之華山襄遂周易未畢卒遷古麻城人終允成少卿

王德新

按明外史本傳德新字應明安福人萬曆八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父喪除入都歷主申時行方柄閣或勸往謁可得美言德新曰吾安忍坐生平而盡棄之乃補刑部十五年工部尚書何起鳴被劾請待中官張繼援力許都御史辛自修與繼用諸御史不平安章繼死帝怒諸尚書繼被劾下獄之宜張鳴鳴四人而悉棄也御史德新折其曰起鳴人品具在此公論有功過錄足錄為天下善所出朝廷左右得諱其應時事可憂然其於此後近習幸幸巧於文奸

年以教職用大學士許國以教職其門生而疏語使已尤憤自請罷斥因邇來建言成風可要名可獲秩又可掩過故人競趨之爲捷徑此風既成莫可截止方今京師說言東漸赤臣未爲憂而獨憂此區區者彼止一時之災此則世道之慮也將來亦乞休力謀敷教及主事傅仲憲留國時來都給事中陳敷復上疏極誠建言諸臣帝亦不問二十年夏起敷教敷期教授旋遷國子助教明年力爭三王並封又上書王錫爵言中官有出而始重則仁聖之心不安後官有出而終輕則慈寧之體亦屈錫爵無以難尋以故南星謂光州學未嘗受入領家居二十年力持清議鄉人欲爲非懼不敢終即大吏有舉動多用敷教言而止後與應茂兄弟及輩龍輩講學卒贈尚寶司丞

安希范 諱一名 孫繼有

按明外史本傳希范字小范無錫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授行人選禮部主事乞便養母改南京吏部二十一年行人高舉龍以趙用賢去國咸爭之與鄭材楊應韶相計舉龍能誦揚揚典史御史弘濟復爭亦被劾希范上疏曰近年以來正直之臣不安於位故政之失措跡於朝乾南星孟化經爲選郎奉公持正乃大第解職趙用賢前舉棄天下止以吳錫爵一疏而歸使應韶材侍從意指文章攻擊至如孫繼之清修公來世遂後之被逮則明季之孤介廉方並朝諸臣不用而疑間人增嫉不使竟其用也高舉龍一

疏正直和平此陛下忠臣亦輔臣乎友至如應韶舉龍而喪心無後人理明白部科勘議未嘗不是疏雖非應韶及李逢時之陷則應韶僅從清議舉龍反實與高舉龍議國不忠無甚於此乃動輒自文諫之黨斷定親君父過舉都違情莫之謂何苟從孫繼之後國爲申教以過天下耳目而天下早已知其非肝矣吳弘濟請別召小入較者若乃與舉龍相繼得孫臣之所惜不爲二臣下過君子皆選小人皆進誰爲受其禍者臣陛下斥應韶材爲小人錫爵之戒後舉龍弘濟官以與志丹嚴謝閣臣王錫爵無挾私極黨仇視正人則和葉充而聖德亦充矣時南京刑部郎中諱一名主事孫繼有方以劾錫爵被議希范城入帝怒斥爲官斥希范狂悖簡易與東林講學之會黨示爵位漸起官先卒贈光祿少卿一名大庚人還有餘職人一名疏曰錫爵錫爵再輔政以來斥逐言者無虛日舉龍弘濟之黜一何甚也自趙南星棄公考察錫爵含怨復故南星一非彈章而斥于孔繁辭教欽崇謝等一申救而斥孟化經等一推張衡而斥李逢時孫繼有又相繼罷去矣憂心憤生觸事輒怒又安知是非公論耶繼有疏曰吳弘濟故舉龍則貶貶貶貶吳文持故斥逐則罰罰錫爵材舉龍而貶罰不加其罪也其所指爲舉龍者以舉龍罷下不親一事批卷量出輔臣然內初無此語何以服舉龍心然此猶小者耳本兵部駁奏危所保乃以聖人石星來島倡召之豈不誤國大計哉與一名疏曰南星上書臣已言舉龍出於清濁斯小臣無狀誤議臣朋奸黨惡不可不罪其餘一名名論繼

有極難難職事中葉繼茂疏救二人及奉皇帝急并除繼有名連官希范一名著撫奏作一年錫爵力救始免還人遂歸於家繼有終知府

劉元珍 諱時雍

按明外史本傳元珍字伯先無錫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初授江寧禮部主事進郎中親老歸養是南京職方叢茂老病督軍成省銀二萬有奇三十三年京察吏部侍郎楊時喬都御史溫純盡罷政府私人餒勢等人學上元一貫黨爲地論哈事御史夜聽者省聞且不下察疏元珍方服闋辭次抗疏言一貫自來政以來此輩黨人幾聚奸惡假至尊之權以害私竊朝廷之恩以市德使夫守法者不彈庸愚者無忌二十年鉅典一旦決裂而陛下獨在其咎問上不忠孰大於是近見舉卓有疏每以黨加入從古小人未有不以朋黨之說先空希類者所開治亂安危之機非細故也疏奏謂中一貫欲自辨乞明示斷斷之意以釋疑疑舉亦誤元珍爲溫純屬大疏皆不報未幾討論廷臣以舊用言官之故紀元珍一秩調邊方一貫保救給事御史侯傑疏某水盛等亦爭之不從時員外郎賀榮幣南京御史朱吾錫相繼論榮與而主事處時難則直下一貫數問者十謀問者十日一貫之富貴日崇隆下之社稷日固國之亂朝之盛政則日上爲政我不知也不問曰吾澤不用也曰吾通知其無補不若從容以圖之也同受婦之顧復效閹寺之曲謀其孔子所謂傾行劫盜之特意人賦項南留當正一貫奏請頒行孟子之詩爲命天賦其奸以養陰降下傳早除惡應皇帝得疏感命

并元珍惓惓三秋調撫邊境之慶逸及御史李楫
等申救帝忿怒奪其俸請元珍等極過雖倭御史
聞家棟指陳時政語過嚴帝遣怒元珍等皆除其名
然家棟亦下諸被劾者皆自免去尤宗即位起元珍
光祿少卿時諸藩既沒故贊畫主事劉國縉入南
甯以招撫軍民為各投降督師侍郎令發舟南滿漢
者欲推為東路總撫元珍上疏言國縉乃李成梁養
兒成梁妻封國縉為督見達基歸本楊錦李如柏
與師國縉南為贊畫即奏保二人欲坐杜松以違制
創議用違人員官督一干萬金募土兵三萬會不得
一卒之用被劾解官乃忽撫數萬某欲問趙登萊宣
處內地萬一敵中聞諜闖入其間何以備之疏下兵
部巡撫議遂將未發元珍官初元珍罷歸以議學
為事又與錢一本為同善會表節義師微舉行義重
於時時遭沒上入萬曆二十年進士知丹徒縣歷戶
兵一部主事既除名未及起用而卒

湯顯祖

按明外史本傳顯祖字若士臨川人少善屬文有時
名張居正欲其子及第置海內名士以張之聞顯祖
及沈懋學名令諸子延致顯祖請弗往懋學遂與居
正子嗣修偕及第顯祖至十一年始成進士授南京
太常博士就遷禮部主事十八年帝以星變嚴責言
官欺蔽遂停俸一年顯祖上言曰言官豈盡不肖蓋
陛下威福之柄潛為輔臣所移故言官向背之請亦
為欺移御史丁允昌首發科場欺蔽申時行屬構獲
劾去之御史竇國伏極論封疆欺蔽時行諷同官遠
謫之一言相便無不出之於外使言官皆灰心惕息

而時行安然無指摘之責於是無恥之徒但知自結
於執政所得爵祿直以為執政與之經他日不保身
名今日固已當責矣給事中楊文舉奏詔理荒政微
賄賂萬抵杭日署西河縣掘市黨以滯厚刑補置乃
及其親命擢百諂垣給事中胡汝寧以擊饒伸不過
權門屬大以其私人嘗見任用未墜下方責言官欺
蔽而輔臣欺欺自欺失今不治臣謂陛下可惜者四
朝廷以爵祿權勢相令直為私門變換于是奸祿可
惜也臺臣風聞議廉恥是人不可惜也輔臣不絕
個于人爵貴不見為思是成意可惜也陛下御天下
二十年前十年之政果居正剛而多欲以舉私人雖
然壞之復十年之政時行柔而多欲以舉私人雖然
康之此舉政可惜也乞立斥文舉改舉諫諸輔臣省
愆悔過帝怒滿徐周典史稍遷遂自知縣二十六年
上計京師投劾歸又明年大計主者譴劾之李維翰
為監司力爭不得竟奪官家居二十年卒顯祖意氣
慷慨善李化龍李三才梅國順後皆過顯有建書而
顯祖贈脫窮老三才皆漕運上違書迎之謝不往少
以文章自命其論古文謂本朝以宋濂為宗李善陽
王世貞輩雖氣力強弱不同等屬文字子開遠自有
傳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六百九十八卷目錄

諫諍部名臣列傳二十七

明七

李士昌

呂坤

李鴻禧

丁元薦

于玉立

李朴

夏嘉遇

汪應蛟

鍾羽正

鄧元標

高攀龍

魏仲

陸大受

張庭

李偉

謝廷諒

官常典第六百九十八卷

諫諍部名臣列傳二十七

明七

李士昌

按明外史本傳士昌字仲文丹陽人父寶字廷華嘉靖二十一年進士官編修不附嚴嵩出為四川提學食事再轉福建提學副使累遷南京國子監祭酒請罷歸某例復補分法又請令公侯伯子弟及舉人盡入監肄業詔皆從之累官南京禮部尚書清純淳行

不親於物事割田千畝以歸宗族士昌自致授官至惟善為文以父名擬請拱立師大奇之舉萬曆八年進士除戶部主事進員外郎請帝杜爾中錄遺八年召封崇禎帝進士郎中以前親去選朝言吏部侍郎徐繼卿擢臣位少黨事黃洪憲力指用賢五職之以警官都主事鄧元標參政呂坤副使李三才素著直諫臣拔擢以廣士節又請復進士之法請復之選陞古節之士重屬吏之罰以殺名貴選入給事中李春開勸其出位遂下詔李諸司母越職則舉已因風竊請早建國本貴臣父郎承憲乞改定父諡諡予五千金士昌言太后兄陳昌言止五百金而妃家乃十之何以示天下弗納獨遷陝西提學副使江西參政三十四年大學士沈一貫沈鯉相繼去國明年秋士昌劾奏入都上疏言皇上聽一貫鯉並去典典無不快一貫命惜鯉夫一貫招權罔利大壞士風定道恐天下林居貞士與己顧顧一切阻遏以杜將來即得罪張居止諸臣上素知其忠義注意拔擢者皆擢不復用甚則僅他事感之其直道遠去遠諸人久經淹轉在告者一貫亦擢不復用在廷守正不阿魁泰老成之慮小有同異亦巧計罷之且空許院以便於播所欲用空言路以便於忤所欲為空天下諸會與都院言路等使人不至於是已所欲用所欲為者又無不可真力而得志所不欲者輒流涕潸人曰吾力不能得之皇上善則即已過則擢君人入却其不忠天理不肥身家不擇利便惟以崇貴致之吾教一貫思即遂甚一貫既歸貨財如山金玉堆積經來從暨立貴無餘費較一貫貴處還甚一貫思雖正正相

形惜款書事頗著非皇上聖明幾至大快臣以為精臣若一貫儉約異者直令古今奸臣置此輩極而三矣然竟無一人以鯉一貫之賢好為皇上正言別白者臣竊痛之且一貫之用由王錫爵所推故前一貫去以錫爵代官揆是一貫未嘗去也錫爵素有重名非一貫比然聲譽極隆與孫如羅高嘉德兩星拜敷教張納濟于孔聖高攀龍孫德有安帝范滂一名顧憲成章嘉積一驥不復復聞錫爵有疏請錄遺伏請宜如其所請召還諸臣然後敢起就道不怨忌錫爵無復理也至劾劾一貫諸臣如劉元珍處時惟陳嘉訓朱吾弼亦舉召復以為盡忠憤奸者之勸至於他臣以錫爵中傷異同致能去者諸言以次佛試用之說者謂皇上於諸臣雖三下明詔意若向用實未欲用者臣獨以為不然皇上初嘗起復馮謨余懋學鄧元標又臣獨以為為不然皇上初嘗起復馮謨孟一厥趙世鄧元標王用汲等後又書請議允貞李三才黃道靜韓希思周弘儒江東之李惟曾乾亨馮景隆馬應圖王德新顧憲成李崇禎董基張鳴岡魏仲郭黃諸書實願允成彭逢古薛敷教吳正志王之樸等旋皆擢用用年改調徐晉鄧元標劉學曾皆後陽陽朝國趙邦性洪文衡等於南京亦俱漸還清秋而都元標起自所累致擢其後未有一言忤主而都元標上怒復起之而調之南而復不用豈不厚誣皇上也哉蓋皇上本無不用諸臣之心而韓臣實決不用諸臣之策也說者謂俗流世道宜用潔清之臣表率之錄古今康相楊柳村黃家以其能推賢薦士王安石亦有清名乃用其南衡斤諸

賢意以輔末爲輔臣者可不鑒於此哉其意以陰風
李廷機獲大志遂辨曰人才起用臣等不惟不敢
干至奪之權亦何敢侵吏部職士昌見疏復貽書規
之廷機皆不悅然帝尚未有意罪士昌也亦未嘗
疏辦如廷機指帶乃士昌疏命罪之吏部侍郎楊
時將副都御史等所請諸劾不許諸錫三秩爲廣西
余事御史宋壽論數復成一貫制廷機帝益爲諸無
平定判官再臨士昌與典典史士昌好學屬名檢居
飯餚時美俗欲以身親之故雖居散僚數有論建竟
祖制以終士昌諱之明年禮部主事鄧振先劾慶等
大罪十二言曰一貴勢相用未有之數至今日愈出
愈奇矣李林甫盧杞秦悅之禍古權奸跡止一身
今乃有過去未來見在三身一貫在位錫爵爲過去
慶爲未來一貫去位慶爲見在廷機爲未來今慶與
廷機皆爲見在錫爵又以過去爲未來亦猶三秩調
邊方用天啓初贈士昌太宰少卿

呂坤

按明外史本傳坤字叔簡寧陵人萬曆二年進士爲
臺垣知縣有異政調大同徵授戶部主事歷郎中選
山東參政山西三年召爲左食都御史歷刑部左右
侍郎二十五年五月疏陳天下安危其略曰竊見元
日以來天氣昏濁日光黯淡古者以爲亂徵今天下
之勢亂矣已形而亂勢未動天下之人人心已動而
亂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懷亂機使之動助亂人使之
倡者也臣敢以敢時要濟爲陛下陳之自古幸亂之
民有四一曰無聊之民巡撫無由身家俱困因懷遠

古今圖書集成

亂之心冀其須臾之死曰無行之民氣高性悍玩
法經生居常變玉帛于衣而不得及有變則淫掠是
國三曰邪說之民曰邪說結社及四方教主傳頭所
在成業倘有招徠之能其歸附之人四曰不軌之
民衆聚賭博爲患甚長惟此四民皆不樂天下太
平陛下約已愛人損上益下則四民皆亦不則惡
爲寇讎今天下之蒼生貪食可知也自曆曆十年以
來無歲不災饑饉相繼臣故臣久爲吏更見陛下赤子東
骨無衣衣餓餓不再食而金帛祇苦寒未定流徙日
衆棄地無多而者輸去者之種生者死者之役君
門萬里其能保乎今國家之財用耗竭可知矣數年
以來壽考之民數百萬之民其費百萬萬之費
幾百萬萬之費以自備今大工採木費又各幾百
萬夫土不加厲民不加多非有兩利濟多安能爲計
今國家之防禦謀略可知矣三大營之兵以衛京師
也乃而牛氣散人牛老弱九邊之兵以禦外寇也皆
勇於快上怯於臨戎其外之兵以備征討戡守者也
伍缺於代古家恩於前累皮骨僅存折衝矣賴設有
千騎橫行兵不足用必患民丁以憑民困怨民軍與
合戰故故人心者國家之命脈也今日之人心惟軍
陛下收之而已關東之兵士萬民生實難自造花城
比戶困迫提提花城名日夜無休千手經年不成一
匹他若山西之抽髮松之錦袴疲弱既加造不已
至杭州感爲西國而西之急之須往募小民獻官言
下誠一切停罷而江南陝西之人心收矣以深木官
之文八之關非百年之物深山窮谷蛇虎雜處毒
常多人煙絕少步勢易竭湯湯易竭死者無餘矣乃一木

明倫彙編 官常典第六百九十八卷 諫諍部

初臥于夫難務倘遇顯職必成煩瑣民路日入山
一千山出五百里可知也也若海木官價銀一株十
兩比來都下爲費何止萬金臣見楚蜀之入謀及採
木莫不搜殫窮其數者其重者或成月減其尺寸
而川貴兩省之人心收矣以採礦言之南陽諸府比
歲被兵生氣方蘇邑邑未變自貢稅既除而牛已驚
逃自供應礦夫工食官兵口糧而多至累死自都御
史李登春嚴旨切責而撫按畏罪不敢言今礦砂無
利貢民納銀而奸人作春復爲擾害侵漁之計朝廷
得一金都縣貢言誅辦數役者母數百貫銀有使
奪小民若仲替者誅辦數役而四方之人心收矣官店
租賦收解自趙承勳造四丁之說而皇店開自朝廷
有內官之選而市權重夫市井之地貧民求升合絲
毫以活身家者也陛下專萬方之富何顧於彼且焉
保八店爲屋幾何而幾有四千金之謀謀既四征
收何止數倍不奪市民將安取之今棄承勳復設專
居民尚受其殃況特遣中貴賜之勸書以壓服之威
行竭澤之計民困告罄顧故陛下撤還內臣實有司
輸課而缺旬之人心收矣天下宗室皆九廟子孫王
守仁王錫爵蓋世紳紳籍滿數千里而冒認王孫子
孫承嗣三百百年安授受寄財達中間偽造絲綢假
傳認冒明欺聖主暗陷親王有如是王術俱自設假
下何辭以謝萬皇帝之重乎此兩敗者罪惡殊極乃
止令宗室臣恐萬民疑誠實金一賦以謝萬王而
天下宗室之人心收矣崇信臣等一賦以謝萬王而
之諺言遍國所知也始諫於利達之風聞嚴處備未
爲過今真知其枉又如崇信官無辜清道甲金華

第三十一冊 之六 藝

去之祿復五城衛降降斥之官而勸賊之心收矣
注者所以平天下之情其輕其重太祖既定得律
聖又增爲制如輕重可以就喜怒之情則例不得爲
一定之法臣得罪刑部三年矣每見獄獄一丁持平
者多拂上意從重者皆當聖心如往年陳恕王正統
常熙等獄臣等欺天罔人已自廢法陛下猶以爲輕
俾大辟然則律例又安用乎誠備從司遠之平也
就粗劣之法而固固之人收矣自古聖明之君豈
樂罪謫之徒然而得求言實諫者知天下存亡係言
路通塞也比來翻迷既多延補皆能天閣遠憲法威
崇嚴若不廣達四聰何由明照萬里今陛下所聞皆
衆人之所敢言也其不敢言者陛下不得聞矣一人
孤立萬乘之上果朝無犯顏達耳之人快在一時愛
貶傳日陛下誠稱學程之藝遠與文梓等官凡幾
言得罪者悉分別召用而士大夫之心收矣朝野
運東隆近皆財賦平壤西都鶴嶺皆州直對登萊倘
倭夷取而有之轉奏爲兵就地食進則斷我漕運
退則窺我遼東不及一年京城坐困此國家大憂也
乃彼請兵而二三其說請兵而延緩其期力窮勢屈
不折人於後不止陛下誠早決大計并力東征而屬
國之人收矣夫四方輸輦之物實難若萬石積藏一
粒及內庫車至朽爛輦舁化爲塵土倘藏一粒
格者處者嚴監收之刑刑威者重守之罪一警一
聞而一年可備三年之用處省不下百萬而輸輦之
人心收矣自鈔法重糴進數多生以難寄則並籍
家資以多藏則互通稅額加一封而難賑大乎搜
死人一出則親戚不敢藏富宅以官吏法嚴兵香搜

苦少年婦女亦令解衣臣嘗見之掩目瞞耳此豈
正祀之家重罪之人哉一字相違百口難辯奸人又
乘機恣肆欺誣實不足不月半年之內擬荷京師
陛下知之否乎願陛下之聖德無窮之德而都下
之人收矣則聖在御之聖豈少官官幸於死於
無定者未之多聞也陛下數年以來疑深疑遠疑廷
之中恨猶肉肉宮宇之內慘戚啼號冤冤冤乃聚
羶群之地今集門守戶之衆皆傷心創目之人外
忠勳中藏毒毒既朝暮不能自保即死何愛一身
陛下臥側之憂何處有人寢夜之際防思者幾人
臣愚竊以願少審威嚴嚴用鞭扑而左右之心收
矣願聖上有一日二朝者有一日一朝者陛下不
視朝久人心傷免已極奸邪竟何已深守稱官軍
應故事今既清修遠近衛軍夫往來進退而親
萬一不測何以聖之聖聖官爲於質明故軍失於
日放自非軍國急務傳傳皆夜傳宣惟陛下懷之
奏不答矣刺未至於今日聖上聖也現有國家
大事應嚴實封揭言於外日軍中夫人知之乎願自
付諸司照察庶臣民雖不而諷而上下無警賊臣
亂陛下旨將賊臣爲臣當春秋開聲言無風夜憂
勤之意惟孜孜以思其責事不知天下之財止有此
數若欲窮則天下貧天下貧則君豈得富今民生
憔悴矣方未辦日增課食益廣徵其甚之怨於一言
結九重之難於四海臣竊痛之使六合一家天下如
故即宮中虛無所有誰能陛下下獨養食於城之內
不樂有君天下之民不樂有君天下之民不樂有

陛下聞之必有食不能咽寢不能安者矣臣若且
恐不得復見太平願天即地降降七日散散憂危之
誠惟陛下密行臣言雖然若出聖心警懼者則人心
自悅天意自衍苟不然者陛下他日雖悔將何及耶
疏人不報坤遂痛疾之休中旨謂之於是給事中戴
士衡劾坤機深察陰詔石星大誤軍事孫繼淹沒不
幸坤顯不言曲爲附會無大臣節給事中劉道平言
往年孫不據坤張位位疑疑出坤手放使士衡坤
位委辦帝以坤既罷恐道不同初坤被奪山西時書
撰閣範範說內侍陳入禁中鄭貴妃因加十二人且
爲製序其伯父承恩重利之士衡遂劾坤因承恩
進者結納宮掖包藏禍心坤雖疏方排未幾有妄人
爲閣範範說改各日憂危謀略言坤振閣範範取
漢明後后者后由貴人進中宮坤以閣範範說也坤
疏陳天下憂危無事不言獨不建請諸臣可見其
言說狂誕將以害坤帝歸罪於士衡等其事遂廢
閣介趙直留趙正學居家之日與後進講官所著述
多出新意初在朝與吏部尚書孫士衡善後士衡復
爲吏部屢屢坤左都御史未得命官臣八十老臣
保坤貴臣得親見用坤之效不效官臣坐失之罪死
且無赦又罵天下三大實沈趙正學其一即坤
不揚節後推廣疏至二十條上言終不納嗣王封國
河南歸莊田四萬頃坤在籍上常賜分封親藩二
十有四歸田無至萬頃者河南已封趙伊魯鄭唐
濟原八王皆曾放盜四海占兩郭郭縣且半華聖明
裁撤後舊執執政官之會廷臣亦力爭得減半卒天
啓初刑部判尚書

李鴻楷

按明史本傳：鴻楷字克奮，安徽人。萬曆八年進士，除六安知州。人為刑部員外郎。十四年三月，帝方憂旱，命所司條上便急。鴻楷及他部郎劉復初等言：「皇貴妃及恭妃、開封事，章一日，直上，帝怒欲加重譴。言者猶不已，聞臣擬加禁，恐違慈寧，帝怒居數日，帝亦霽。成疏諸旨，聞而鴻楷疏又有保聖躬節內，俱御近習，聞言駭議，復刑罰重舉，刻限出制七事，亦獲不行。明年，給事中邵傑因論議，意伯劉世延，親又建言諸臣，感情上言，我祖考之制，諸司百執事，皆許直言，無隱。茲將以明日達，恐慮至深，遂也。庶因世延條奏，波及言者，欲舉祀之防，人之以甚於防川。庶不聞諸語哉。今天下民窮財盡，所在饑饉，山陬河海，婦子餓殍，仆滿道，苦危急之狀，豈有暇佚，所不能圖者，陛下不得聞，且見也。通者言，雖日增星，座如斗，天變示敬於上，發覺之間，子誠父優，款主人情，乘離於下，庶以為海內盡無可言。言者盡可快達，鴻楷數語，位已平矣。夫在廷之臣，其為言者，十僅二三。言官不必皆智，不為言官者，不必皆愚也。無論往事，即如通寶為保，張居正交通亂政，其違章，保領功，謝絕者，去三謬言，止堯者，並出臺垣，而諸劄引，楊杖論以去者，非庶僚則新進，書生也。果若庶官天下，幸無事，則可成有不虞之變，陛下何從而知庶役以堂上言，禁止司屬為得計，伏願大明律百工技藝之人，若有可止之事，直至御前奏聞，但有阻遏者，斬之。明會典及皇祖朕降，亦應言之。百工技藝之人，有言倘不敢，阻況諸司百執事乎。庶言一出，志士解帶，誓

言日，聖主上不得聞，其過聖下無所獻，其忠獻天下，必自庶始。陛下必欲重言官，越職之甚，不若嚴言官失職之罰。言官不言，坐以負君誤國之罪。輕則記過，重則撤官，道當還一，其其章多寡，得失為殿，最則言官無不當言。庶官無事，可言言之禁，無難。太平之效，自矣。矣，帝實其法，命名，記一，株，科，道合，故不允。庶官同列，胡時麟、梅國璣、顧鼎忠、復文章、趙均乃再降一，拱為浙黨，按察司經歷，歷禮部主事，以奄婦屢薦，不起。嘉慶二十年，始起，故官進南京兵部郎中，天啓初，終於太僕少卿。

丁元耀

按明史本傳：元耀字長壽，長興人。父應詔，江西會事。元耀萬曆十四年進士，請告歸。家居八年，始謁還為中書舍人。甫朔月，上封事，言：「極陳時弊，言今日事勢可寒心者三：農民思亂也，武備積弛也，日本封貢可浩歎者七。征餉苛急也，賞罰不明也，忠賢廢黜也，輔臣奸邪也，廉潔廢多也。士習敗壞也，疾功恤忠，未傷也，坐視而不可救藥者，一則紀綱人心也。所言輔臣專斥首輔王錫爵，元耀座主也。二十七年，京察元耀奏居生浮濫，請調開十有一年起，廣東按察司經歷，移禮部主事。事抵官，值京察，事竣尚書孫丕揚力請，削籍，反為其黨所攻。調都御史，許弘綱、張其察、見舉小橫，其畏之，累疏請，改察典，語頗示異。羣小藉以攻，不揚，致疏，皆下。人情既，慮事中變，然無敢言者。元耀乃上言，弘綱持議不宜，即御批再詰，請人職，致黨人惡之。交言，論，無虛日。元耀復再疏，獲略寬，不安其身，而去。其後，郭黨愈熾，正人屏斥。

殆盡。至有以六經亂天下，語人，無試，疑問者，元耀家居，不讀書，復絕，庭閣下，極思，亂政之，疾，高皇帝，察之，叛，子者，疏，雖不報，黨人，怨之。四十五年，京察，遂復，以不諱，則稱天啓初，大起，遺，元，為修，於，例，獲不召。至四年，廷臣文，訟其，冤，起刑部，檢校，歷，尚書，少卿。明年，朝事大變，復，則其，籍，元，萬初，幸於，許，手，遠，已從，順，應，成，諸，懷，恨，氣，思，事，奮，而，歷，無，少，挫，挫，四十年，前，被，服，官，不滿一載，同，歸，沈，淮，官入，關，遂一見，謝，不往，嘗，過，高，寵，所，給，事，中，魏，大，中，至，崇，禪，清，與交，歡，辭，曰：「吾老矣，不能涉，嫌，矣，律，連，別去。」帝，東，林，浙黨之分，浙黨所，與，射，東，林，者，三才之友，則元，為與于，王立。

于王立

按明史：元耀傳，王立字中甫，金壇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除刑部主事。進員外郎。二十年七月，流陳時政，開失言。陛下覽，幸，貴，寬，遂，無，度，治，行，威，感，觀，督羣，丁官人，奄，監，無，幸，死者，十人，夫，心，懷，必，死，之心，而使，感，肝，腑，房，闔，開，偏，因，利，乘，便，甘，心，還，可，不，乘，心，出，義，本一好，暨，陛下，龍，信，不，疑，通者，奏，廣，或下，或，留，推，舉，或，用，或，否，道，路，藉，藉，咸，謂，疑，疑，非，其，間，蓋，以陛下，為，黨，社，而外，廷之，檢，邪，又，以，義，為，城，社，黨，義，謀，逐，其，禍，難，重，且，陛下，一惑，於，聲，傳，而數年，以，來，開，安，視，藩，部，鞠，鞠，一切，不，行，主，遂，得，四，乞，請，亂，成，形，猶不足以，動，憂，危之，夫，當，憂，安，之，習，是，君，身，之不，保，有甚於今日者矣。夫，當，憂，危，而陛下，若，問，何，以解，南宮之憂，深，拱，崇，中，開，食，孫之，陽，致，邪，孽，侵，權，而陛下，未察，其，奸，何，以杜，芳，落之，漸，萬，國，歡，未，書，件

主而終於然則何以勵骨鯁之臣上下隔越國議軍
機無由參斷而陛下稱旨下令終不得出閣議之間何
以盡大臣之謀忠良多獲抑伏終名何以作事臣之
以繫天下之心因力言李如松麻實不可為大將鄭
洛不當再起石星不堪為兵疏入不報尋進郎中
謝病歸久之起故官廉不揚舉欲以妖書陷鄭正城
王立獨左右之會有言醫人沈令譽實為妖書者搜
其德得王立與吏部郎中王士驥書中及其起官事
帝方下吏部按問而王立遽疏帝怒覺其官王立
側通聲氣與林名益盛而攻東林者率謂王立遂制
朝權以是誦與東林王立居家久之數被排薦三十
七年稍起光祿丞辭不赴言者猶齟齬不已御史馬
孟穎抗章直之帝皆不省又三年以光祿少卿召終
不出天啓初錄先朝罪譴諸臣王立已前卒贈尚書
卿

李朴

按明外史本傳朴字繼白朝邑人萬曆二十九年進
士由彰德推官入戶部主事四十年夏朴以朔方
朋黨清流疏劾疏請改奸黨錢進賢因為顧憲成子
王立李三才孫不揚麻實而鄭呂坤美士昌鄭元標
趙南星帝不能用明年再進郎中齊楚浙三黨勢益
熾持議論者率譴之王事沈正宗實煥皆與相拄
坐貶官朴性頗憤憤不平其年十一月上疏曰朝廷
設官置役之權勢本責以糾正諸司舉劾非法非欲
其結黨逞威制百僚俾一端人正士也今乃深結

威曉近侍威制大僚臣等請寄諸路進賢衣小車
邀遊市肆肆比趨後或就朝覲賈之寒流連山人之
室身則無賊及誣他人此豈明數全不覽章奏大
臣柔翰無為欺罔在忤諍至於此極臣謂此輩皆可
斬也孫孫湯亮宗李邦華孫居周起元各爭職掌
則尋攻之今或去或留惟一居相猶謂之黨夫居
相一人耳何能為哉浙江歸德宗文親王元革游
則官應差吳先嗣貢士曹山東則丁詩教周永春
肇四川則田一甲肇百人合為一心以誹排黨類而
趙興邦嚴爾寬之陛下就居相一人縱宗文肇百
人孰有黨耶乃攻東林者今日指為亂政明日曰
為權臣不知東林何官據何柄在朝則言路者反
謂無權而林下投間杜西華進者反謂有權此不可
欺三尺童子而乃以欺陛下陛下若真亮權歸私延
萬已敗猶見區區顧慮清風日代已死猶被陰面封
疆卒死何陳用獨科獨作奸如歸敬避時解舞避
機殺人猶人知無是謂為之當邊為之稱冤則與
安在哉望帝察臣言立賜威嚴先斬臣以謝諸奸然
後新諸奸以謝天下宗社幸甚疏奏議諸大恨宗
文等及其黨張至發余德華李微僕杜士金過廷訓
高周祥張鈴張敬教毛 驚重足象舉進章應武升
使居相而一甲且攝攝其賊私帝不喜言官得杜
凌居之會大學士葉向高方從臣亦謂朴言過當
乃下部院議謂朴再再發號召禍慮愈肆士一甲賊
私及宗文廷元此輩欲與邦相趨熾熾且言詩教為
憲臣監主實杜樞臣黨下尤不可不察帝為下詔
切實言官略如朴指黨人益惡排擊無慮日侍郎李

夏嘉遇

按明外史本傳嘉遇字正甫松江華亭人萬曆三十
八年進士授保定推官四十五年用治行微當權課
職先許總部主事帝久無勅方從舊例國祿祿先
臣中外章奏悉由中惟言路一攻則其前三方不待
詔旨以故臺諫之數積重不返有奏楚前二方照時
之名高則給事中丁詩教周永春御史薛應魁則給
事中官應實吳亮則前則給事中姚宗文御史劉廷
元而湯賓尹梁隆為之主故廢清流天下被為當關
虎豹其黨給事中趙興邦張廷登徐紹言周府軒御
史駱駝曾過庭則房壯舉平憲黨與相倡和志謂彭
宗孟田世金李全微萬僅九儒李萬舉與相倡和希以
攻東林排異已為事其時帝漸下猜疑趨不下言路
無人敢發言發後進當人為黨議者必鉤致門下
以為朋黨事大臣吳亮嚴其鋒詩教者從前門生
也而詩教胡趨趨詩教鄉人老皆畏兩人一聽詩教
詩教按朝書為諸黨人魁主皆畏之歸者人黨

汝華亦以朋黨出位妄言勸朴部院議議朴三級調
外任帝持不下至明年四月吏部奉部起歸朴名預
焉於是黨人益譁再起攻朴并及文選郎郭存謙許
讓引累攻者猶未已朴愈憤復陳部人空國之由追
咎沈一貫詆宗文一黨盡力以兩人皆浙產也頃之
又再劾勸宗文定策一驚及其黨李凌雲駭駭會
性澆汝棧帝皆置不問其年六月始用閣臣言下部
院疏議朴州同知自後黨人益用事遂以京察落其
職天啓初起用歷官參議卒贈人僕少卿魏忠賢竊
柄初夏嘉遇追贈諡其贈崇祿初復焉

[illegible]

臣不敢爲而時救之此無益於君者二軒每事請託一日以七事屬方將治成爲膏不聽遂遣之去許教以簡微欲去其相即府考功郎陳順道不從放遣之去夫史稱一節天下所以取天下也而二奸敗德之此無裨於君者有臣知此臣義當與俱生微生是二三黨誅賊若君爲之漸相祗布衣本任文立者意蓋正實立之門習知黨人本主後王立者之人都參贊成功之後武遂客次晏相素在客未易逐可據也遂多爲奇命聞之諸人莫相疑而都之既既見羣黨亦不顧其間揚言齊人黨難及爲選以今日例反安乞乞於而浙人唐世濟及元儒遂助爲逆排擢旦是日之勢頓衰與邦邪不果退自引主將徐快高亮至其宅爲之改布即就遣還都還都時唐上疏言羣黨爲劫者功員外郎改文選員外郎王光弼又以爲以嘉通之之歸羣散同年相善顧疑之已見嘉通公廉亦背觀善及陳九峰謝應祥語遂遇害三級調外語具聞上傳未光大大人張訓詁訪南星及嘉通除各尋殺顧光斗黨人張訓詁嘉通行賄趙鼎論徒憤恨發病卒崇禎初鄭太常小鄉

江應彪

按明外史本傳應彪字清夫婺源人萬曆二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歷南京禮部郎中給由入都領吏部侍郎陸光祖與御史江東等相干應彪不直光

民局州時獲提民勇赴敵上言賊聚山西將渡便治阻抗疏劄之於政府政府遂命提督張之洞派兵扼要民勇變起見解勢反天下事起忽焉因陳陳使王虎貴急欲不報朝鮮再行兵殺德人天津及天津漢口德使程帥即揮兵而右殺德和史代之兵食事宜除略則他軍駐紮於德使上朝廷者漸衆代德使說請止之件自切實軍事移據保定安奸人柳慶基甚力已移言於德使謂德難調處當好軍押解秋等事遂得緩發已耗銀十有三萬兩稅餉中上應緩復力爭不納即經在天津見易治白地田畫爲計來詢之人咸言不可耕種難辦地無水則難得水則涸若修作田當必有水利乃募民墾田五十畝爲水田者之四倍收至四五十畝田利大興及修條走乃土疏曰天津屯兵四千黃餉六萬俱飲民計足食今此土民對官告病民則軍不給計計惟屯田可以足食當此上應封禁若開墾荒田遷徙以爲田可七千頃墾得穀三百石若年例可以兼養并獨天津之餉足取給也即條陳墾田丁及說諸閩易水以請得旨先行已請廣興小略言已境內開墾易水可以澆金澤水以澆白河山水可以澆中山山水可以澆景運水李自昌下西門可書用之黃海常河下游視江衛運無異於此他處山下之泉地中水所在而有咸引之於田所謂涸澤而漁也

